

纽约 匆匆

— 陈安诗选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纽约匆匆

纽

约

匆

匆

陈安诗选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纽约匆匆:陈安诗选/ (美) 陈安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2.5

ISBN 7-5043-3276-3

I. 纽… II. 陈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美国-现代
IV. I71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3625 号

纽约匆匆——陈安诗选

作 者:	陈 安
责任编辑:	田海云
封面设计:	张一山
责任校对:	张 哲
监 印:	戴存善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: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廊坊人民印刷厂
装 订:	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
开 本:	787×1092 毫米 1/32
字 数:	60(千)字
印 张:	6.5
版 次:	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1000 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3276-3 / I·523
定 价:	1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关于诗的通讯

(代序)

陈安先生：

谢谢你的信赖，要我对你的诗说说读后感。在这方面，我稍有一点自知之明，能写几首诗的人，未必就能对诗谈出中肯的意见，更不用说评论，因为诗评已经属于文艺学即一种科学，而写诗多数时候却是“感性当头”的。况且我这十几年来，于诗只是偶一为之，久疏实践，连读诗也读得少了，再加上我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，实际上我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。

一个人的诗观，往往取决于早年的教养，我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接

近诗，是从“五四”以来的诗歌入门，然后是中国诗词曲和欧洲 19 世纪（包括俄罗斯）和俄苏 20 世纪的诗，那时的熏陶是“刻骨铭心”的，今天看来，则可能“不入时流”了。

将近 20 年前，在一位出版社编辑一再要求下，我为一位不太熟悉的诗人的诗集写序，自以为态度是诚恳的，不料后来那位作者大为不满，大概认为没有足够地说好吧。从此深深引为鉴戒。

不过，来信表示不计褒贬，作者有这样的胸怀，就让我放下精神负担，姑妄言之，也请你“姑妄听之”。

我粗看诗稿，好像 80 年代上半期的作品较多，后来选入的较少，不知是忙于工作、学习和生计写得少了，还是别的缘故。写作固需要稍稍闲定的心情，使思绪和情绪都有所沉淀，但写诗即使是知性的诗，也是需要激情的，但愿你能激情不减。我猜是你在纽约这样

的国际大都会里，面对着或称“光怪陆离”或称“丰富多彩”的世相，你总是习惯地要作出理智的分析（有了一定的明确的观点），始发而为诗，这样的路子古已有之，有成功有失败，赞成的反对的都有，叫做“以文为诗”；那失败的一路，我们曾叫做“主题先行”，在写诗时往往便成为观念的图解，思想啦，观点啦，不是不正确，甚至无可挑剔，但因缺少了感情的燃烧或蒸馏或锤炼，不能以“诗”的力量打动人。

你的诗稿开头有几首诗，我觉得流于概念化，如《祖父的礼品》、《大陆》，可能就是这种状况。又如《忧郁》，我从字里行间也感觉到你的感觉，然而，你在诗中却急不可待地作了未经论证的判断：“其实忧郁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/是期望与失望的交叉/是力不从心的无奈/是从长计议的筹划”，这里就徒具诗的分行的形式了。

而你的诗作中，那些看得出是在生活中有所感触，确有发现的，即使写得平实，也会传达出一种新意。如 1985 年写的《他走进安理会会场》、《我站在联合国讲坛上》，并不是因为你近距离地以联合国大厦为背景；前者写了一个华人移民后代对祖先故国的神往，后者写了一个年轻父亲对世界安宁的祈愿，但都是取了一个特殊的视角，显得举重若轻，余音可听。你在《纽约的鸽子》里，写到纽约的扰攘，而鸽子却悠闲又冷漠，对周围的事态不闻不问，篇末水到渠成地写下“别以为没有战争就是和平/请看恐怖的阴影正笼罩着全城”，便不感到突兀。《中国城》写足了华埠同是华人间的差异和敌意，直到存在着帮会和枪声，最后借孔子铜像发问：“孔夫子站在广场上闭目寻思/——莫非仍是春秋战国之时？”《我宁愿——一个新闻编辑的话》，那份宁愿报纸不

热卖，只求今日天下“无重大事件”的心理，也许不是久蓄心中的构思，只是稍纵即逝一闪念，但它反映出，诗人对各种“重大事件”如坦克碾平边界、驱逐舰污染洋面以及轰炸平民、大屠杀等的厌恶、反感并非一日了。

由此我想到你在海外，自觉地扩大了视野，也扩大了胸襟。1988年写的《塑像的遭遇》，从一个校园里有人把铁丝字纸篓套在“思想者”塑像头上这件事，写出对历史上一场场虐杀以至凌迟思想和思想者的抗议。这里能感到诗人不是在一般地叙述历史，而是动情地，感同身受地，像那校园里“鸽子停止了啄食/松鼠停止了跳跃/都用惊恐的目光/注视着这场侮辱和迫害”一样，注视着过去和当下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凌辱和残害思想者的罪行。1987年写的《真理的燃烧》，写的几乎是同样的意思，但因为鲜花广场上对布鲁诺施

以火刑一事，人们早已熟知，反倒不如“字纸篓套到‘思想者’头上”的意象更快地从视觉刺激进入心理刺激——也许叫“刺激”不太贴切，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词了。

但说到视觉，这确实是阅读中的“首当其冲”。文字符号诉诸视觉，而读诗人的视觉，我想如果要求“刺激”的话，一是要求具象，一是要求新鲜。读《雨雾中的香港》，我仿佛真的看到了以至裹进了烟雨濛濛。但像《等你》一诗，节奏尚可，但“在河边柳树下等你/在公园花坛边等你/在雨天小巷口等你/在黄昏窗户下等你”这几个“等你”的地方，好像都已泛化为一般性的符号，虽似具象，形同抽象，而“等你明亮的眼睛……”以至“甜蜜的笑容”“温柔的手”“快活的神情”“深情的话语”“爽朗的笑声”等等，都已成了所谓“花前月下”通用的意象，重复过千百遍的套话，磨钝了，不再能“刺激”读者的

感觉,唤不起必要的联想和共鸣了。

事实上,凡是作者有自己切身的感受,无论大事小情,就都可以给人以新鲜之感亲切之感。如你的《时差》一诗,写的应是两地(且是地球两边)之思吧,在一连串东与西、日与夜等对比的排比之后,你写“你醒我眠/你是我一枕的梦”“我醒你眠/我是你一枕的梦”,没人这么写过,有未经人道的新意,又带点古典色彩。你很善于发现相对的事物或事物的相对,有的是矛盾,有的仅是差异,你在《日本印象》中所写似不费力,但可见你的洞察入微。又如,你1984年写的《夜空战》,你看到或不如说你感觉到“多么宁静的夜”的不宁静,那是冷战在隐隐进行,而这一切,如同《纽约的鸽子》中的鸽子“一无所知”一样,“夜依然那么宁静/星星竟一无所知”,在动与静的对比中,你为这“不安分的地球”而忧心忡

忡。《现实》一诗，写一双拉小提琴的手正在切肉，“刀的上下/正是小快板的节奏”，这一动态中的对比，显示了现实的残酷，而你纯用白描，这正是杜甫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写法，也是艾青写《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》的写法。

像这里所举出的几首诗，因为你诉诸形象，故单纯而自然浑成。《历史坐着轮椅》想是从一位越战退伍军人坐轮椅的景象生发开来，但因又缠夹了“时代列车”的意象，不得不用逻辑思维来加以梳理，结果反而弄得思路不清。

《云之歌》从浮云不受国籍限制着笔，但似乎又要从理性上辨明自由自在虽好却还要落地生根，这么一来，等于两个“主题”在那里缠夹不清了。

读你的诗，发现你有的相当着力的作品（显然酝酿较久，篇幅也较长），反不如偶有所感偶有所见即兴写下的更动人。像《大河冻了》，波托马克河在冻

结的一刻还保留了波动的动态，成了波浪的塑像，“时刻准备着激荡”，这是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所无的。《一个黑人在弹琴歌唱》，《角落》，仿佛信手拈来，没有刻意求深，但寸幅之内别有意蕴；还有一首《纽约匆匆》，我很欣赏它以急促的节奏写出了当代大都市生活中的无奈和惶恐，《向往》写出城市中人向往乡村宁静和乡村中人向往都市喧闹的“围城”心理。这两首诗还给我另一种启发，就是这些年来人们过于在诗歌写作中追求“复调”，而忽略了“单纯”这一审美境界的价值，这里不排除有些诗评诗论的误导作用。——天可怜见，想以一己眼界、一家之言、一种诗风、一套路数（乃至一皮一毛、一招一式）来领袖群伦、一统天下、自我作古、惟我得之的意图，说穿了是专制主义的思路，称王称霸的心态，却总是隐现于诗歌的作者和论者中间，不知道

别国的诗歌界怎么样，反正现在中国所谓诗坛上流行着这样的传染病。

总的说来，我偏爱你集中那些抒情性较强的作品，简单说理的、简单咏物的不太能引我倾心；同时我又喜欢那些有“思想”但不是直接把“思想”说出的作品，因为诗人若显示没有思想，那诗也就缺少了骨骼甚至灵魂。或者，不简单称之为诗中的思想，而是指一种诗歌精神——一种自由的精神，一种批判的精神，那是可以使静物燃烧起来的精神。但我在这里所说的批判，是从人类历史的深处，从人类摆脱异化的高度，是所是非所非，爱所爱恨所恨。人们身上都带着传统文化（有老传统还有新传统）的烙印，这种文化的烙印必然与异时异域的文化发生碰撞，你的诗中从社会的也从自然生态的侧面写两难的心理，读来可以理解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读《诗意》、《听雨轩》这样的篇章，总觉有点“矫情”。

你运用母语驾驭汉字的功夫不错，偶有小疵，如《最后一场雪》中的“五更之寒”，脱离了古典的语境便感格格不入，即在国内写现实生活也不宜入诗了，这正如当年胡适说有人在美国写词还有“鸳鸯瓦冷”的词藻，不妥。再如诗题中的《死魂灵的叫喊》，因“死魂灵”是鲁迅译果戈里作品所用，有特定所指，就不同于“死者的灵魂”之义了。

以上云云，随想随写，凌乱无章，但出自真诚，一隅之见，谨供参考。

我们虽未谋面，读诗如见其人，希望你对我这封信以至我发表的其他东西，也都报以批判的眼光。

顺颂

春安

邵燕祥

2月28日，元宵节后两日，北京

邵燕祥先生：

您在我离京回美前的两三天内仔细阅读了我的诗稿，并写了一封长信给我，真使我喜出望外。在飞返纽约的飞机上，我心情很愉快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随身带的书包里的文件夹里有您这封信。

您的信，我反复读了多遍。第一个感触是，如果早有一个像您这样的良师益友，我可能会写出更多、更好的诗歌。一个尚未成熟的写诗者，在练习过程中常会遇到不少惶惑、犹豫、彷徨的时刻。他往往不清楚自己的诗究竟写得怎样，一见社会上风行的与自己风格不同的诗歌，就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子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如果能早有机会让您看到我的习作，得到您的耳提面命，我想我会努力坚持自己的长处，规避自己的短处，在写诗的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。

您很细心，竟发现我 80 年代上半期作品较多，后来就较少。这有两方面原因。一是在 80 年代末，我觉得诗歌发出的声音其实是很微弱的，不如多干些实事。我于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修了个硕士学位，而 90 年代则将八年多的业余时间用于《新英汉美国小百科》的编辑工作。二是在当时流行的现代派诗歌面前，我完全丧失了自信。我那些偏于直白的诗句缺乏“复调”的层次，表现不出朦胧的意境，与那些看不懂的“高雅”诗作相比，我的诗实在太易懂、太“低俗”，心想还是少写、不写为妙。

其实，我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。您信内那些由我的诗作概括出来的话语使我感到很亲切，如：“那些看得出是在生活中有所感触，确有发现的，即使写得平实，也会传达出一种新意”，“凡是作者有自己切身的感受，无论大事小

情，就都可以给人以新鲜之感亲切之感”，等等。这些观点应是我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。

我们常说，一个人的“乐感”好、“语感”好。这里我想说，您的“诗感”真好。您对诗歌有一种精确的敏感。您所肯定的我的一些诗作，恰恰是我自己的“得意”之作。

如《大河冻了》。那是1987年2月，我出差华盛顿，宿于波托马克河畔的水门饭店，头天傍晚还见这条大河汨汨而流，第二天早晨看到的竟是一条冻河。我很快写下这首短诗，其中“在流动的时候冻了”、“凝固的激流”、“波浪的塑像”、“仍在追赶着远方”等句我自己也感到新鲜，并由此意识到我们的语言有着多大的创新天地。当时的喜悦心情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如《他走进安理会会场》。那是1985年9月的一天，我和《美洲华侨